

文学视阈中的袁可嘉

——读《沉寂的洪钟：九叶诗人袁可嘉》

童银舫

2008年11月8日，袁可嘉先生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88虚岁。一颗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着绚丽光彩的星星，划过浩瀚的天际——坠落了。他的光亮，曾经照亮一代青年学子，为我们打开一扇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窗口。

他是一位值得纪念和研究的人。

2009年10月31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会议认为，袁可嘉不仅是格高品清、胸怀宽广的诗人，还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翻译家和教育家。

2009年1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了“袁可嘉辞世一周年追思会”。

2022年3月30日，《十月》杂志社和慈溪市人民政府在线上举行了“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除了单篇的论文，以书籍的形式问世的关于袁可嘉的研究论著共有四种：《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2009年10月编印），《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方向明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版），《袁可嘉研究》（廖四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还有一部是刚刚出版的《沉寂的洪钟：九叶诗人袁可嘉》（以下简称《沉寂的洪钟》）。

《沉寂的洪钟》，方向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小32开本，14万字，平装。卷首有照片10页18帧，另有袁可嘉漫画二帧，分别为丁聪和高莽所作。有序二篇，余光中的《袁可嘉，诚可嘉》，谢冕的《他影响了

中国文学的新时代》。正文有导言《他长在了中国新诗的年轮里》，主体有14篇，然后是《袁可嘉年表》。附录一篇，是袁可嘉女儿袁晓敏和袁琳撰写的《三言两语话父亲》，最后是《后记》。

如果说《袁可嘉研究》侧重于袁可嘉的学术研究，那么，这本《沉寂的洪钟》则是一部袁可嘉的文学传记，而且是在文学视阈中的文人传记。它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文学翻译家和西方文学研究专家，还有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批评和文学交流。

作者方向明，既非高等院校的专业研究人员，亦非专职的文学创作人员，他虽是慈溪市的作家协会主席，但那只是在社会学兼职。他的写作，完全是出于爱好，或者说，是出于一种责任。

十年前，他在任职慈溪市文联主席时，为研究袁可嘉、宣传袁可嘉、纪念袁可嘉做了一系列的工作。2013年10月，我市成功举办了首届袁可嘉诗歌奖活动。此奖为《十月》杂志社与慈溪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每两年举办一次，分设诗文学奖、诗集奖、翻译奖，每奖只选一人。至今已举办六届，成为当代诗坛颇具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文学奖项之一。此后，在他的促成下，崇寿镇在袁可嘉故居创办了袁可嘉文学馆。2014年10月，他主编的《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共分三编，选录怀念文章和理论研究文章共62篇，余光中、谢冕、屠岸序文各一篇，42万字，精装。卷首有照片13帧。这是目前唯一一本袁可嘉纪念文集。所以，方向明说，“大概有十来年了，我时常待在袁可嘉的世界里不出来。”

于是，他大概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写成了这本书。

掩卷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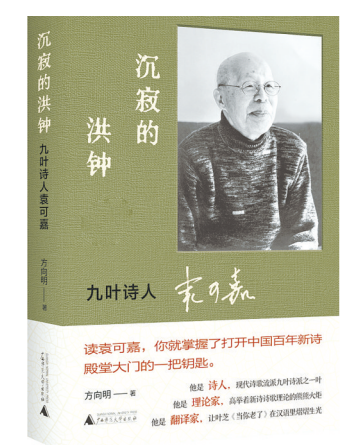
十四篇关于九叶诗人袁可嘉的回忆性散文，把一位逝去之人的生命坐标，慢慢标示出来。浮沉在历史长河中的碎片、光影与斑驳，也随着作者方向明那饱含深情的笔触，一点点给勾勒出来。这些文章，我早先在网络专栏上读到过，可以说很熟悉，但毕竟时间长了，又是散落在各处，不免有些淡忘。现在以书本的形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结出版，像是给这些流离散布的文章选定了一所崭新的房子，房子装修好了，作者和主人公的神都安顿下来了，汇聚在此，心生美好。当我再一次细细翻看这些文章，似曾相识的阅读感受和往事细节，又会把自己的心拉回到某些原初的记忆节点。生命的丰富性总是奇妙地能将陌生的时空杂糅进你正在经历的下，不论通过人生经历，还是经由文字：百年前沉寂的洪钟在胸口一下接着一下撞击着我，巨大的宁静中，荡起致密且清晰的涟漪来。

书写和被书写者都是同乡，同一个地理空间、乡土风俗、人文环境中出生长大，尽管时代相隔已差不多过半个多世纪，但性格禀赋的基础和土壤有着天然的同一性。这也使得作者方向明的记述，带有某种隐性的“自传式”的精神回望。袁可嘉作为九叶诗人中以理论见长的一员大将，倘若就这个角度去书写和剖析，我想这个文章读起来没有那么自由或者有趣了。好在作者史料拾掇的切入点，是以袁可嘉成长、就学、任教、访学、交友、师承、个性特点等大量非理论专业版块为主要内容，读起来，既信息量巨大、充满新鲜的血肉，又让人感到其中经络密布，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同样沐浴着杭州湾畔咸湿海风的作者，在写作时浸透着他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才能用心用情用另一种笔触——“文学叙述”的口吻，写接近史料性的他人回忆录。对，就是这个味。

让历史的暗角重新闪烁，表达自己。

《沉寂的洪钟》中所有文章单独成篇，各有主题和侧重点，但你通读下来，总有内在的一条线隐隐串联着所有要素，或者以一种无形之手在调遣各种细节描述、现场还原、证人证词等。我想，这即是历史本身的生命质感，当这些浩繁的史料和素材，以鲜活的态度把沉寂在主人公生命轨迹中那些原本哑然昏睡的经历一下子激活时，那么这种历史性叙事，就会迸发出人物在借助文本复原后的可爱质感来，春风拂面，身临其境。

写到袁可嘉的故乡情，作者把上世纪90年代诗人回慈溪时候的情形摘记出来，并由当时参与会见者童银舫、俞强、孙群豪等人的日



书中的多数篇章，曾在“甬派”新媒体和《慈溪日报》副刊上陆续刊出，吸引了众多读者，我是其中之一。如今，书一出版，就收到了一作者的签赠本，我又从头至尾拜读了一遍，仍觉得很新鲜。作者的文笔，我一向是极羡慕的，也是极佩服的。近年的文字更加收放自如、敞亮通透，又紧扣主题、内敛深刻。这可从他的散文集《西皮散板》和《故乡书》来印证，此不展开。

他在本书《后记》中表明了自己写作此书的角度——站在读者一边，这又是他的高明之处。现在的出版物简直是洪水泛滥，铺天盖地，让我这个嗜书如命者也会产生恐惧症。而真正能吸引读者，让读者喜欢的书却越来越少；能让读者如痴如醉、不忍释手的，那更是凤毛麟角。据我所知，方向明为了写好这本书，阅读并购置了大量与袁可嘉有关的书刊。袁可嘉的著作（包括翻译）基本都齐了，“九叶诗派”的书也大都有了，有的还不止一种版本。报刊上相关的文章和资料也搜集了可观的数量。如果想写篇博士论文，应该不难了。

而我通读了这本《沉寂的洪

钟》，发现除了《导言》里有一条注释外，全书竟然找不到另外一条注释了。这与当前所谓的人物传记别具异趣。我并不反对使用注释，尤其是在文史作品中，注释能解决不少问题，诸如文献出处、不同说法和作者的说明等。但在当前的出版物中，尤其是学院派的著作中，注释的滥用让人生厌。而注释的滥用，往往是低估了读者的智商。方向明反其道而行之，恰恰说明他一方面是尊重读者，另一方面是想更多地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写作，而这种语言则是经过了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材料的消化与提炼，而不是东拼西凑、人云亦云，从而达到行云流水而无语曲整牙之效。

袁可嘉是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诗学理论家和诗歌翻译家，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诗。方向明在写作这部传记时，自己定性为“这本书不是传统的、一本正经的传记，写法上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是按照认知的顺序，站在读者的立场展开的”。他说的“一本正经”，我理解为常规；“不是一本正经”，即非常规，也就是突破常规。他以十四篇的专题，从读者感兴趣的话题或认知的先后，娓娓道来，将读者引领进袁可嘉的世界里。首篇写袁可嘉在西南联大的读书生活，接着便是“九叶诗派”的产生渊源以及袁可嘉的诗歌创作，然后是袁可嘉的翻译以及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核心部分则写了与袁可嘉的创作、学术和生活至关重要的朋友圈：西南联大恩师之琳，联大同学许芥昱和穆旦，流亡在重庆时的学弟余光中，以及长兄袁可尚。第三部分写袁可嘉在家乡求学，关心故乡文学青年，最后介绍的是他的家世和《袁可嘉年表》，极具史料性。

袁可嘉的诗歌创作“少而精致”（赵敏俐语），“他的诗歌创作立意高远，意境空旷，而且诗韵极为精美”（谢冕语）。我们曾经搜集过袁可嘉的

揭示普遍的人性真理，这种“个人即普遍”的特点，使得散文成为人性探索的重要文学形式。我想，散文的“真实感”，是在去除了虚构文学的遮掩后，而更能直接又真实地反映出作者对人性的观察和理解——这在《沉寂的洪钟》里，建立在这么多历史资料碎片中的写作，真实，或者说人性的真实毋庸置疑。你能够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触碰到历史带有年代感的肌理，如果说这个功劳是上天赋予的，那么至少也可看作是作者积了几十年写作的功底得来的。正是他的亲切笔法，贴近日常生活式的讲述与记录，以平易近人的口吻与控调，给了读者更多思考和思维腾挪辗转的空间。“我总觉得这一对师生很像。究竟哪里像，一下也说不好。就举几个事例吧”“少年袁可嘉的形象：学霸，爱运动，很活跃的学生头头”……唠嗑式的文字语言，正应验了朱自清眼中散文的面目：“散文是说话，不是演说，更不是训诂；散文是聊天，不是论文，更不是讲义。”说着，说着，我们就对一个人慢慢有了眉目，有了具象，有了心灵和个性，也就有了更多的触感和体悟。

袁可嘉无疑是一座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的富矿，尽管余光中先生对他有生不逢时般的惋惜，但这也正是真实不虚的人生。作者方向明近年来用功不辍、孜孜以求，通过这些篇目的持续挖掘和整理，已经在这个领域确立起自己特有的研究方向和写作风貌。我们读这个小小开本的书，就是走近诗人，走近历史，走近慈溪，走近百年新诗时空里无法替代、再也回不去的那段岁月。

合上书本，我又一次看到封底那首袁可嘉的诗作《沉钟》，熟悉也陌生，无数次读到，都有不同的触动和感染力，袁可嘉不就是那位古老且沉郁的座钟，在时间的荒崖里，不疾不徐，经风沐雨，既“收容八方的野风”，又在那厚厚眼镜片后面注视着我们。想起那年，七八位慈溪诗友兴起邀约同去袁可嘉纪念馆——到访了他在崇寿镇的那五间祖屋，抚触老物件，环视新时空，不觉心头怅然，肉体消散殆尽，而诗情幽微浮荡，大家诗以记之，仿佛是一次对袁先生的隔空唱酬和怀想。百年也不过瞬息，那些记得的惊心动魄也罢，忘却的生命细节也罢，终将烟消云散，但好在有了这本方向明先生用情用心写下的集子替后人铭记一些曾经往事、纸上烟云，能让更多后来者细细品味，认真研究。

诗歌作品（包括未刊稿），约有50首。《九叶集》仅收12首，《半个世纪的脚步——袁可嘉诗选》也只收录31首，这本由袁可嘉生前亲自编选的诗文集，将发表于1941年7月20日重庆《中央日报》上的新诗《死》作为第一首诗（未收诗作，只在附录中列目）。而方向明根据曾祥金的最新研究，袁可嘉在1935年第6期《宁波中学生》发表的《奉化江上一瞥》，才是目前发现的袁可嘉发表的第一首诗，他当时在宁波中学初中部求学。方向明还纠正了袁可嘉晚年回忆文章中的一个笔误，把宁波中学说成了在甬江畔，其实是在奉化江畔。

方向明认为，袁可嘉的诗，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向内”，偏向于内心思索，如《沉钟》《母亲》；一类“向外”，偏向于揭露现实，如《冬夜》《进城》《上海》《南京》《北平》等。尤其是一些城市诗，充分体现了新诗的“现代性”。

我是袁可嘉先生的超级粉丝，并有幸得到过他的关心和指教。因乡谊和文学的缘故，交往二十余年，他的学问、道德，以及对家乡的感情，对晚辈的关爱和提携，真可谓山高水长、春风化雨，令人受益终身。袁先生去世后，我曾写了怀念文章，收入方向明主编的《斯人可嘉》中，此不赘述。现在，方向明的《沉寂的洪钟》中其中一篇《带着闪爍的青春归来：袁可嘉的故乡情》中又予以叙述，并配了我与袁先生在我家的合影。这篇专文中，我又发现一个细节，袁先生给同乡诗人俞强写有50多封信，而给我的也有47封之多，这些书信，将来可编入《袁可嘉全集》，也可将袁先生的书信单独出版，应该也是有意义的。

当然，如果把《袁可嘉年表》能扩展到《袁可嘉年谱》独立问世，那也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期待方向明或其他学者能够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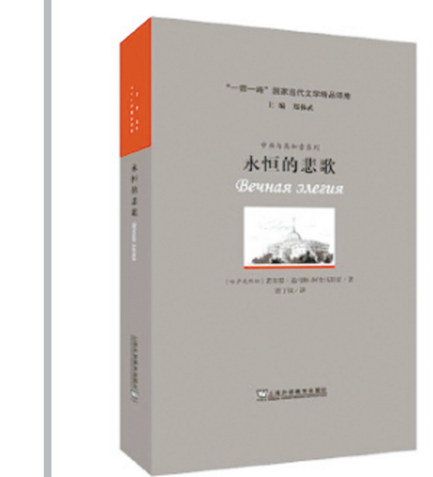
《沈祖棻全集》：留得风雅待后昆



现代女词人、学者沈祖棻，朱自清颂为“现代李清照”，叶嘉莹称为“集大成作者”，新旧文学俱有成就。《沈祖棻全集》共五卷，分别为《涉江诗词集》《微波辞 辨才集》《唐人七绝诗浅释》《宋词赏析 诵诗偶记》《书札拾零 子苾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集除了收录沈祖棻历年创作著述成果，更增订逾二十万字日记，补遗诗词、小说、散文等多篇，呈现其创作与治学的全貌。沈祖棻在古典文学研究和旧体诗词上造诣深厚，对中国格律新诗的创建和完善有重要影响。其文学作品端雅真挚，寄寓身世之感，亦不乏抗日救亡之音，投射出个人命运与世事更易；诗词赏析深入浅出、只眼独具，结合丰厚创作经验，为初学者指点津途；书札、日记中闲话家常，与良友诗词相和，字行间言笑如晤，见出其人的温醇性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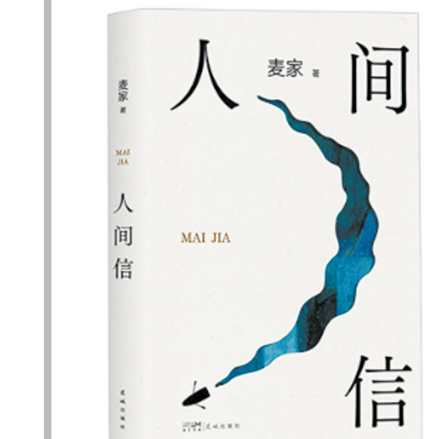
《永恒的悲歌》：探讨民族性与社会性



最近，《永恒的悲歌》中译本出版发行，作者若尔泰·茹马特-阿尔马舒雷是哈萨克斯坦作家、记者。该书由《永恒的悲歌》和《自然的欢歌》上下两部分构成，收录了作者最受读者欢迎的数篇短篇小说。《永恒的悲歌》聚焦于哈萨克民族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困惑，是对哈萨克斯坦现实社会的写照，其核心冲突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冲突。

作为“一带一路”国家当代文学精品译库中的一本，属“中亚与高加索”系列，是一本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重要现实意义的作品，展现出了哈萨克斯坦当代文学的独特魅力与深刻内涵，对推动中哈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间信》：一封人间信，寄与山高水长



《人间信》以雄厚的笔力深入人性深处，讲述富春江边四代人半个多世纪的起伏与爱恨。小说饱含深情却不动声色地叙述着人世间的生死传奇，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不同时代，将家族命运与历史变迁、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巧妙地融为一体。一幅幅斑斓生动的人间画卷，是怀揣梦想艰苦奋斗、有情有义坚韧担当的中国人群像的文学注脚，给困囿于过往的人以重新扬帆起航的勇气与力量。“我在反潮流，甚至是在反自己。”作者麦家说，《人间信》对他来说更是一种自我疗愈，完成后有一种内心轻盈、想飞翔的感觉。